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三十五
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

山堂肆考卷三十五

明　彭大翼　撰

君道

節用

易節卦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荀況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

論語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卑服

周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注云卑服猶禹之惡衣服也

帳無文繡

漢文帝在位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

屏惡刻鏤

東漢章帝南巡過汝南郡時何敞為太守有刻鏤屏風為帝張設帝不悅詔命侍中黄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由是敞有懼心

禁采金玉

漢景帝後二年詔勸農桑禁采黄金珠玉

勿受珍羞

東漢光武建武十三年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作臺惜金

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營閣惜費

唐太宗貞觀二年八月公卿奏曰據禮季夏之月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退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帝曰朕有氣病豈宜下濕若從所請糜費良多豈為民父母之道也固請再三竟不許

葬用瓦器

光武作壽陵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之人不知其處孝文識終始之義孝景能遵述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多受其福豈不美哉

殿為土階

後周武帝身衣布袍寢以布被諸宮殿華麗皆撤毀之為土階數尺不施櫨栱

青蔴代綱

晉武帝大弘節儉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及

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蔴代之

青練為帷

晉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帝集上書皂囊為帷朕當效之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為帷

改用鐵欄

南齊高帝性清儉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改用鐵

内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裘履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令銷銀器

唐玄宗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焚錦繡珠玉于殿前

焚裘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一領詔曰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工用命焚之于殿前

留衲

南宋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長安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孝武帝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帝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命碎琥魄枕

南宋武帝清簡寡欲寧州嘗獻琥魄枕光色甚麗是時將北征以琥珀可治金瘡命擣碎付諸將

不用龍腦香

唐宣宗性尚儉素先是宫中行幸即以龍腦鬱金香藉之于地至是帝皆不許時人方之漢文帝

戒使臣殫財

唐憲宗四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兩浙荆湖襄鄧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宫

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殫財酣飲遊山寺而已

罷伶官冗食

唐德宗即位詔罷梨園伎及伶官冗食者三百餘人陜虢觀察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冶近出瑟瑟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寳朕不飾玩器不好珍奇任百姓求採不禁

耒耜去文飾

唐肅宗耕藉田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

衣裾戒寛大

唐文宗元夕於咸泰殿觀燈三宫及諸公主並赴宴帝方以節儉先天下衣服咸有制度延安公主衣裾寛大即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澣待罪詔奪兩月賜錢

喜太子惜福

唐肅宗為太子嘗侍膳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割肅宗

既割餘污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恐戚里成風

宋太祖性節儉宮中垂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魏國長公主襦飾翠羽戒勿復用又教之曰汝生長富貴尤當惜福皇女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帝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倣效成風京師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實汝之由公主慙謝又謂皇

女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用金玉為飾力亦可辦但念為天下守財耳

碎寶裝溺器

宋太祖見蜀王孟昶寶裝溺器即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所為如此不亡何待

禁繒為假花

宋真宗祥符元年詔王親臣庶第宅飾以五采及用羅製幡勝繒帛為假花者並禁之

止索燒羊

宋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何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其獻

嚴禁鋪翠

宋高宗紹興中王十朋諫曰陛下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豈宫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

風未形於外乎帝用其言嚴鋪金鋪翠之令取交阯所貢翠羽焚之通衢

思創業艱難

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大内丹墀前謂之示儉草葢欲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諭買珠費用

元憲宗時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百餘

錠帝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為卻之時諸王拔都遣脫必察至行在乞買珠銀萬錠帝以千錠授之仍諭之曰太祖太宗之時若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

勤政

商書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唐李德裕宵衣箴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

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婁后獨去簪珥彤管

記言克念前志

無即慆淫

商書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無好逸豫

周書王曰嗚呼小子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

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不敢荒寧

周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享國五十有九年

不敢遊田

見聖治

厲精為治

漢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艱難躬理萬幾厲精為治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鋭意圖治

唐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鋭意圖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乃退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飭號為清明

夜分乃寐

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日中未食

宋太宗每旦朝罷登崇政殿決事日中未食淳化中謝泌請退朝進食畢然後決事帝不聽嘗語近臣曰天下事日日聽斷尚恐不及唐末諸帝多深居何也

投籤階石

陳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每夜敕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強如此

黏書屋壁

唐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躬親本事

漢文帝除秦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以安海內以育羣生

坐閲武事

宋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及講讀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閲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名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率以為常

講事甚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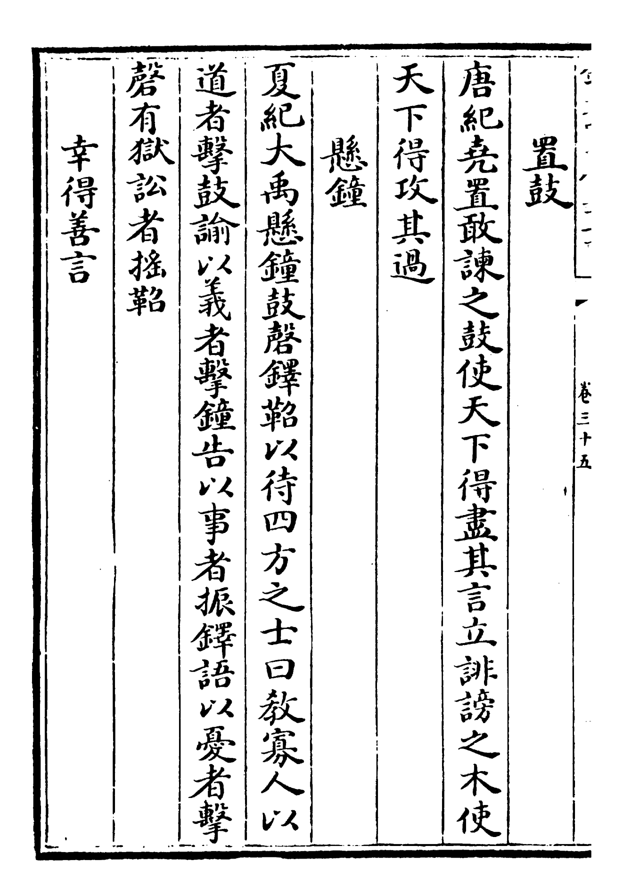
唐憲宗嘗盛夏召李絳對延英殿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與卿講事乃甚樂也

問字必盡

宋仁宗慶歴三年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於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必盡而後已其聽納不倦如此

納諫

商書惟木從繩則正惟后從諫則聖



置鼓

唐紀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懸鐘

夏紀大禹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幸得善言

梁君獵見白鴈羣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止之不止鴈羣駭因怒欲射行者公孫龍諫曰昔齊景公時天大旱卜曰當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使吾以人祠惡在其為民耶言未卒而天大雨今君以鴈故而欲射人是主君無異於狼虎也梁王遂援龍手與上車歸曰幸哉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

因思至意

唐高祖每與杜正倫虞世南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具召正倫等謂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頷下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犯吾鱗䙡闕失朕豈慮有危亡哉因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耳

持節赦蕭何

漢相國蕭何以罪繫獄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曰事茍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

也奈何疑其受賈民錢乎且當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
將以往相國方守關中關中揺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
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受賈人金乎帝大悟于是使使
持節赦何

賜芴勉李絳

見碑

罷黜方士

漢武帝征和四年大鴻臚田千秋上言曰方士言神仙

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黜方士候神人者

宥釋俘囚

唐肅宗至德中關東獻俘囚百人詔並處斬囚有仰天號嘆者司膳員外郎李勉入而上言曰元惡未殄遭㸃汚者半天下今皆欲滌心歸化若皆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凶惡也帝遽令奔騎宥釋之由是歸化日至

召還玄齡

唐太宗貞觀中房玄齡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言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功玄齡為最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陛下若以為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勲舊帝遂召還之

悔責彥博

唐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㫖帝責之温彥博與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乃使之教宮人又從

而責之臣竊以為不可帝怒曰朕寘卿等於心腹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説耶彥愽拜謝王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臣所言豈私曲耶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帝謂房𤣥齡曰納諫誠難朕責温彥愽王珪今則悔之

止輦受言

漢文帝時每朝郎從官上書䟽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

留檻旌直

漢張禹嘗護王氏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借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矣未知聖朝如何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力救上意乃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罷幸玉泉

唐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腰輿王方慶奏言昔薛廣德諫漢元帝乘船危從橋安帝乃從橋今山河危峭陰道曲狹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踐畏塗哉后為罷行

罷幸東都

唐敬宗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裴度從容奏云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荒弛弗治須假

一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矣帝曰羣臣諫
朕不及此因為止行

即停鄭女

唐太宗時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請建為充華典冊
已具或言其已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
有棟宇享膏粱則欲民有飽食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
今聞鄭女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帝痛
自咎責即詔停冊

立遣王女

宋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王素論之上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旦子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上立命宫官遣女素曰陛下即不棄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行恐亦不能出矣須之宫官奏宫女已出內東門上乃起

焚香讀疏

唐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苟合於理常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讀之

秉燭讀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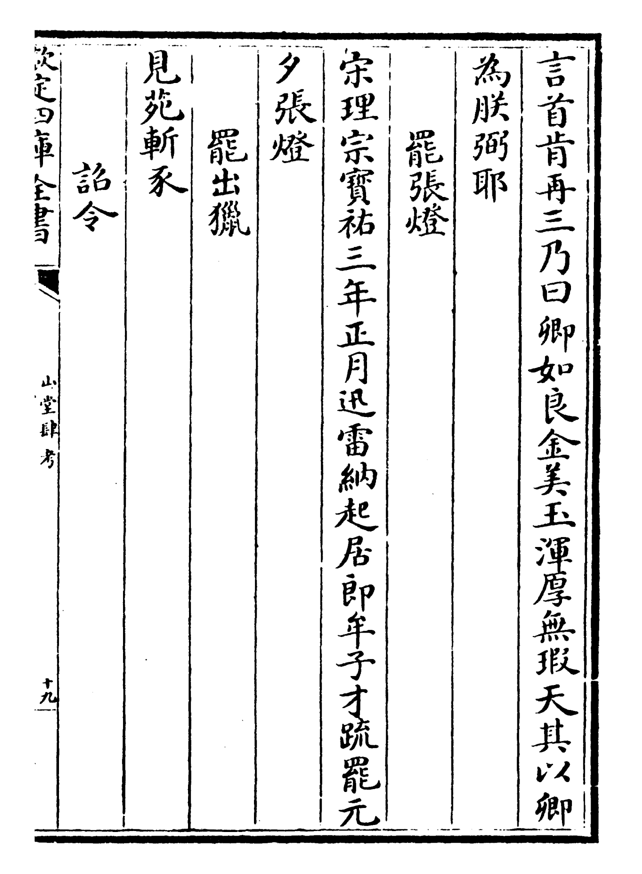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及進用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六事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乙宫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觀圖長吁

宋神宗時東北大旱詔求直言鄭俠上流民圖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内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勘新法不便者凡十八事罷之

聞言首肯

宋孝宗時黄洽遷諫議大夫在經筵上言人主命相貴在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宗社安宰相掄材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帝聞此



言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弼耶

罷張燈

宗理宗寶祐三年正月迅雷納起居郎牟子才疏罷元夕張燈

罷出獵

見苑斬豕

詔令

古今源流至論自秦始皇以帝稱制漢人因之於是更名之曰詔然當文景以前詔令皆出於天子之意爰自武帝報淮南王書常名司馬相如視草故一時如諭巴蜀檄難蜀父老皆發於相如之筆厥後西掖專命詞臣而代王言至於號稱內相者又掌內制於翰苑者也由是詔令悉出詞臣之手而制作愈非古矣

誕告

商書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

對揚

商書王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祇若

商書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肅將

詩大雅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王言

禮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王志

文中子曰詔其見王者之志乎

紫泥

漢舊儀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故李白詩鳳凰丹

禁裏銜出紫泥書按閩見後錄武都山水皆赤泥亦赤

故曰紫泥然泥安能封或是用為印色也

黃麻

唐太宗用黃麻紙寫詔勑文故杜詩紫詔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唐玄宗别置學士院掌内命凡拜免將相皆用白麻注云黃麻詔紙用黃蘗染成取其辟蠧也似六經者謂詔誥之詞渾厚如六經之文也

詔除肉刑

見仁民

詔減笞法

漢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五百者率多死景帝元年詔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二百曰一百

詔讞疑獄

漢景帝五年詔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焉諸獄疑若無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輙讞之讞平議也

詔求直言

漢宣帝地節三年地震詔求直言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

勸學興禮

漢武帝詔葢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多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

買爵贖罪

漢武帝元朔五年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

老羸往聽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頻陰侯賈山上書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猶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而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

士卒感泣

唐德宗興元元年大赦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養老詔

漢文帝養老詔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

之意哉具爲令

勸農詔

漢文帝勸農詔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觀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下詔悔過

漢武帝征和四年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夫輪臺西去車師數千里前擊車師雖降其主以遼遠之役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政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封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下詔議律

漢元帝議律令詔法令者所以抑强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下詔稽留

漢司隷校尉楊球為太尉敕尚書令名拜不得稽留尺一詔書按尺一詔漢制詔書一尺一寸髙也陳蕃傳尺一選舉宜委尚書三公蘇東坡云尺一東呼我歸

不可頻改

宋真宗景德二年知制誥朱巽言朝廷命令不可頻改自今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先付有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茍不辯是非一切頒布恐失重慎之道

塗詔寢事

唐王諤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諤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書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何以筆塗詔耶藩曰

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旣而事得寢

奉詔班師

岳飛擊走金烏珠於郾城追至朱仙鎭大破之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

詔省浮費

宋仁宗寶元中陜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

詔定雅樂

宋神宗元豐三年詔秘書監劉幾等定雅樂上自即位未遑制禮樂至是將有事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名劉几等與傑參議幾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聲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辯

正二舞容節詔從之

捧詔祈才

宋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前一日捧詔露香默禱曰朝廷用人别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個好人來輔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前請禱於天所以兩朝人才彬彬有聞二帝祈天之效也

下詔罪巳

宋高宗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宫下詔罪巳求直言赦

死罪以下放還

鳳銜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臺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於木鳳之口而頒行之故天子詔書謂之鳳詔按石季龍名虎石勒養子也後簒位

馬負

唐代宗睿貞皇后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獲德宗建中元年乃遥尊帝

母沈氏為皇太后詔贈后曾祖祖父一日封拜百二十
人其詔制以廏馬負載賜其家

山堂肆考卷三十五

山堂肆考卷三十六　　明　彭大翼　撰

君道

赦宥

易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周禮司刑掌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又王符潛夫論或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從之施德也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肆大眚

左莊二十二年肆大眚

觧大難

袁崧後漢書賈彪遊京師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凖的黨錮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遊大難不解即入關乃設方略天子為之大赦

鶴留

漢書詔曰朕郊見上帝廵於北邊見羣鶴留止光景並

見其赦天下

鸞舉

漢書詔曰嘉瑞並見鸞鳳並舉其赦天下

烏啼

宋元康中徙彭城王義康為豫章臨行王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笑文帝聞而怏之名義慶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閤云明日當有赦後改義慶為南州因製為烏夜啼曲

蠅集

秦苻堅欲赦與王猛苻融密議於甘露堂親為赦文有一大蠅集於筆端俄有小青衣大呼於市曰縣官今大赦須臾不見

大害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赦者奔走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又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

過曰益

小惠

常璩華陽國志時有言丞相諸葛亮惜赦者亮答曰為政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言理亂之道悉矣曾不論赦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政又東漢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無赦而已

赦亡命

東觀漢記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而詔令不及亡命郭躬奏曰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霑澤伏惟大恩莫不蕩宥上善其言即下詔赦之

赦殊死

崔鴻前秦錄王猛疾病未瘳苻堅赦殊死以下

滌穢

荀悦漢記論大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

蕩瑕

晉郭璞傳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揚德澤

得銀印

吳志孫皓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得銀印長一尺廣三分
上刻有年月字於是改年大赦

得玉璽

崔鴻前趙錄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新
保之印莽王莽時璽也元海以為已瑞大赦改年

雲出

望氣經黄雲四出期五十日當赦

風來

翼奉風角書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甲上來有大赦應在六十日又曰冬至後丁巳日有風從巳上來當大赦

東狩大赦

司馬彪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於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大赦天下

南郊大赦

王隱晉書惠帝元康六年正月上南郊大赦天下

樹竿

唐武后時仗前有大檞樹赦日置金雞其杪賜號金雞樹又百官志赦日植金雞於仗內竿長七尺上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幡長七尺盛以絳繩將作監供焉集百官父老囚徒於闕下令衛尉樹金雞宣制訖乃釋之又文粹云建雞竿伐鼉鼓帝命出皇恩普錫巽風作解雨

動篇

王充論衡赦令將至繫室簽動獄中人當出故沈佺期觀赦詩云聖人宥天下幽簽動圜狴六甲迎黃氣三元降紫泥龍幢西上鼓振迅廣場雞歌舞將金帛汪洋被遠黎

封三錢

史記每楚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按三錢黃白赤金也虞夏商周金幣有此三品慮人逆知有赦者或竊盜故封之

受八寶

宋徽宗大觀二年受八寶於大慶殿赦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二寶通曰八寶

貫索夜見

晉天文志貫索九星七星夜見大赦天下

驛馬夜流

北史徐路繫兾州獄别駕崔隆宗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主赦須臾應至隆宗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果至

一歲再赦

唐太宗謂羣臣曰語云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死也

三年再赦

宋太平興國六年太宗親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圜丘先

是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彝制三年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偏枯之物

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宜有

曠蕩之恩

宋欽宗嘉靖二年子甹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

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擐甲荷戈冒犯霜露而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令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

耕籍

禮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

三推

禮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注云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為祈穀也元辰郊後吉日也天子籍田千畒收其穀為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推謂代也

一墢

國語周宣王即位不藉千畒虢文公諫曰古者太史順時覛土先時九日告稷稷以告王王乃使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及期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賛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千畒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注云天子田藉千畒諸侯百畒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謂下各三其上也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

勸民

周成王時耕籍以勸民祈社以求穀實故其時民樂治田業也

帥屬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粢盛注云屬府史胥徒也

祀天地

禮祭義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

藉百畞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給宗廟

漢書文帝二年詔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先致孝敬

五經要義天子藉田千畒以供上帝之粢盛當孟春啓蟄既郊之後身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

致孝敬也

當知艱難

晉武帝詔近世耕藉有慕古之名無供祀之實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知稼穡之艱難師先天下

耕於鉅定

漢武帝征和三年帝耕於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

耕於下邳

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廵耕於下邳又章帝東廵狩至於岱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耕於定陶

青車

漢官儀天子東耕之日親率三公九卿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黑耜

宋太宗雍熙五年大赦改元制振前王之闕典脩耕耤之盛儀載陟青壇肅事接神之禮躬推黑耜用恢敦本

之風寧惟奉眷祐於乾坤無以備粢盛於宗廟可大赦天下改雍熙五年為端拱元年

躬耕盡畝

唐明皇開元中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盡畝

復耕數步

宋太宗端拱元年親耕籍田始三推有司言禮畢上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畝豈須為限復耕數步又宋仁

宗明道二年行籍田禮禮儀使張士遜奏皇帝三推而止上曰朕既躬耕不以古禮為式願得終畞乃耕十二步而止

諸侯知敬

禮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人士聳觀

宋仁宗明道三年赦文秩開元之遺事述端拱之舊章毖祀農壇親臨帝藉公卿執耒而陪侍人士側肩而聳觀於以荷靈休於以勸力穡

迎和

東漢順帝即位不行藉田黄瓊上䟽昔宣王不藉千畞卒有羌戎之患終損中興之名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

順氣

唐太宗貞觀二年將親耕孔穎達議禮云天子藉田南郊諸侯東郊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黑耜順春氣也五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

擇日有事

宋太宗雍熙四年詔燔柴告類紫壇屢薦於至誠而執耒親耕青輅未行於盛禮三推宜舉於舊章百代永垂於信史其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於東郊

因時展采

宋仁宗明道元年詔紹述神宗之成憲爰舉先穡之精祠申命所司因時展采朕取來年二月擇日耕藉田先請皇太后恭謝宗廟

巡狩

白虎通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王者為天循行以牧人也

觀民

易觀卦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類帝

禮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注曰類宜造皆祭名將出言出為巡狩也

修五禮

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恊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如岱禮八

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注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

問百年

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周四嶽

詩周頌於皇時周陟其髙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柴三辰

馬融東巡頌類乎上帝柴乎三辰禋祀於六宗祇燎乎羣神

審權衡

越絶書禹廵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權衡平升斛

宣聲敎

東漢章帝巡幸詔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

展義

左莊二十七年天子非展義不巡守注云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

作歌

漢武帝南巡至於盛唐登天柱山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天動

崔駰東巡頌三軍霆激羽騎火列天動雷震隱隱轔轔

神行

崔駰北巡頌雍容清廟謐爾無虞垂拱穆穆神行化馳

馭夷

帝王之於夷狄叛則懲其不恪而加之以兵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

格有苗

虞書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敘西戎

夏書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伐鬼方

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伐玁狁

周宣王時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命尹吉甫伐之故小雅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賜越王書

初漢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因此遂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即位復遣中大夫陸賈使南越賜佗書願與王分棄前惡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職貢按蔡邕曰天子車有翠羽葢以黄絹為裏是為黄屋纛以氂牛尾為之如斗或在衡上或在左騑馬軛上李裴曰

纛羽葆幢也在乘輿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

賜滇王印

漢武帝元封二年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降以其地為益州郡賜滇王玉印復長其民

遺以車馬

漢惠帝時匈奴冒頓方强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議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

曰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為上將不能觧圍今歌吟
未絶傷夷甫起而欲揺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横行是
面謾也后曰善令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冐頓復使使來
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賜以冠帶
漢宣帝甘露三年上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
來朝賜以冠帶衣裳金璽盭綬玉具劒佩弓矢棨戟安
車鞍馬等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還登長

平坂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數萬咸迎於渭橋下上登渭橋咸稱萬歳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宫享賜之一月遣歸國

擊右賢王

漢武帝元朔五年上以匈奴右賢王數擾朔方乃令車騎将軍衞青将三萬騎出髙闕别遣将出朔方及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令屬衞青擊匈奴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圍之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人

畜數十百萬天子使使者持大將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

虜樓蘭王

漢武帝以樓蘭王姑師嘗攻刼漢使為匈奴耳目元封三年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封破奴為浞野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登臺

漢元封元年詔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躬秉武節北登單于臺至朔方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

置郡

漢武元光五年從番陽令唐蒙言通南夷置犍為郡元朔元年東夷薉君南閭等二十八萬人降置蒼海郡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等擊走之遂取河南地從

主父偃言置朔方郡元狩元年以張騫通西域置酒泉武威郡又六年平南越置九郡平西南夷置五郡

還其侍子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帝許之後西域侍子久留燉煌皆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

破鄯善攻殺龜兹王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不許和親

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皇太子言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

招降烏桓

建武二十二年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候亭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擊降車師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遣奉車都尉竇固等擊車師前後王降之

收祭天人

漢武元狩二年命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出隴西擊匈奴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按休屠王作金人以為祭天主即浮屠祠金人也今佛像是其遺法

獲甌脫王

漢昭帝元鳳元年匈奴入冦邊兵追擊之獲甌脫王自是匈奴恐漢以甌脫王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甌脫詳見邊塞

隔水與語

唐太宗貞觀初頡利突利二可汗大舉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帝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帝麾軍使却而布陣獨留與語久之突厥懼而請和受盟而去

御樓受俘

貞觀四年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

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嘆曰漢高帝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

不受康國内附

貞觀五年康國求内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行師萬里豈不疲勞百姓以取虛

名朕不為也

不加懷遠戍兵

貞觀十七年太常丞鄧素使髙麗還請於懷遠鎮加戍兵以逼髙麗帝謂之曰遠方不至則修文徳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卒能威絶域者也仁義忠信不理於内兵甲士卒遠勞於外有國之深忌朕所不取也

復遼東地

遼東即禹貢兾青二州之地舜分兾東北為幽州青東

北為營州秦以幽州為遼西郡以營州為遼東郡漢初因之武帝拓朝鮮地幷割遼屬邑置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三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等五郡置平州晉改遼東郡為國尋為慕容廆所據後魏仍為郡隋初為高麗所據唐征高麗復其地尋為渤海大氏所據五代時地入契丹契丹至宗真宗景德四年城遼西為中京仁宗慶歷四年以雲州為西京英宗治平二年復改國號曰遼

改安南府

安南古南交地秦屬象郡漢初為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東漢屬交州吳增置九德武平新昌三郡宋又增置宋平郡而徙交州治龍編梁陳于交州置都督府隋改為總管府唐初仍曰交州調露初改安南都護府至德初改鎮南都護府大歷間復曰安南五代梁土豪曲成美專有其地後為劉隱所并楊延藝紹洪相繼為交趾節度使既而管内大亂推丁部

為州帥其子璉繼立宋平嶺表璉內附封交趾郡王弟璿嗣立為其將黎桓所簒後李公蘊簒黎氏陳日煚簒李氏然皆臣服中國封交趾郡王元憲宗時遣將破其國日煚竄海島後歸附封其子光昺為安南郡王光昺卒子日烜自立世祖發兵討破之日烜卒子日燇遣使入貢

受倭奴貢

按倭國即古之倭奴國其地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

山國王以王為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附庸國凡百餘自漢武滅朝鮮使驛始通於漢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即邪摩維是巳光武中元初始來朝貢後國亂國人立其女子曰卑彌呼為王其宗女壹與繼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咸亨初惡倭名改曰日本宋雍熙後累年朝貢有願留授經肄業者元初招諭不至命范文虎等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

不至

拔百濟城

唐龍朔二年熊津都督劉仁願等乘百濟無備拔其數城按百濟東夷國名馬韓之屬本扶餘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遂為東夷强國初以百家濟故號焉其國東極新羅髙麗西南俱限大海

親征契丹

宋真宗景德元年契丹進冠澶州邊書告至一夕五至帝聞之大駭以問冦凖凖因請帝幸澶州帝難之欲還内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畢士安力勸帝如凖所請帝乃議親征渡河次澶州城下契丹請盟而退

通好女真

宋徽宗重和元年使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由海道如金約夾攻遼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

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
通金好自此始按金即女真也政和五年女真完顏阿
固達稱帝國號金初高麗來宋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
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
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茍存契丹猶足為中
國捍邊女真人滿萬不可敵也宜早為備帝聞之不樂
又按女真本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東漢曰挹婁
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金初號女貞後避遼興

宗諱改曰女直臣服於遼

取伊吾廬地

哈密衞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郡北大磧之外為西北諸夷往來要路漢明帝始取其地後為屯田兵鎮之所後魏始置伊吾郡又為胡戎所據唐貞觀中内附置西伊州五代號胡盧磧小月氐遺種居之

授角厮羅官

吐蕃本西羌屬姓勃窣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渾西南

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旣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内屬者曰熟戸餘曰生戸宋時朝貢不絶其首領角厮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宗哲宗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

掠人琉球

琉球自漢以來不通中華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寛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返後遣武賁良

將陳稜率兵至其都虜男女五千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招諭之不從至明朝始内屬受冊封王

徵兵回紇

唐肅宗寳應中遣中使劉清潭使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時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曰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清潭謂曰先帝雖出幸今皇帝乃廣平王也回紇乃為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丘墟有輕唐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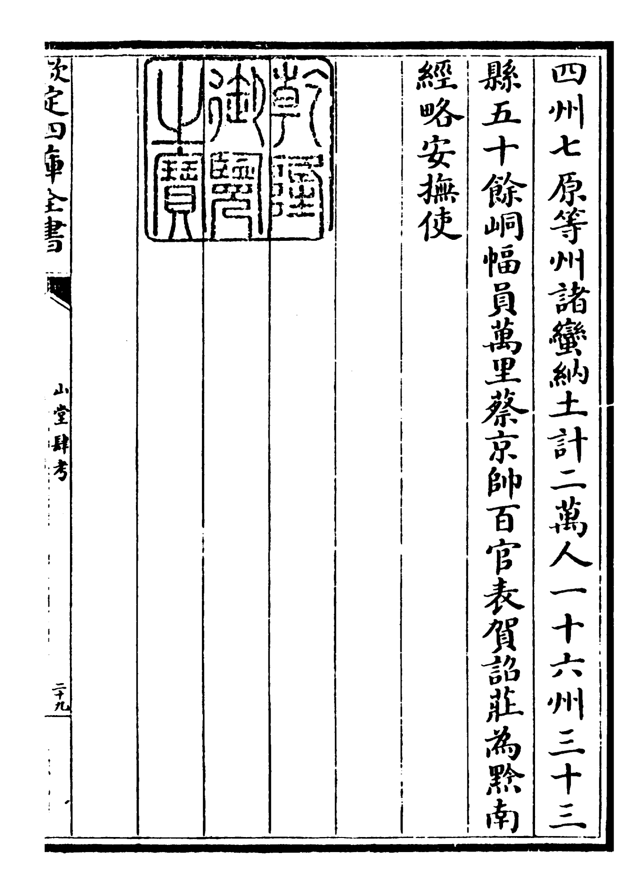
卻諸國請貢

唐貞觀中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時所遣使已行上遽止之按高昌本漢車師前後王地以其地勢高厰名曰高昌壘後魏有闞伯周者始為高昌王

撫諸蠻納土

宋徽宗大觀二年知桂州張莊奏寛樂州安沙州譜州

四州七原等州諸蠻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
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爲黔南
經略安撫使



山堂肆考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三十七 三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胡敬芝

山堂肆考卷三十七

明　彭大翼　撰

君道

官制

伏羲以龍紀官神農以火紀官軒轅以雲紀官少昊以鳥紀官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至周而增為三百六十屬

九官之首

唐虞水土未平故以司空為九官之首

六卿之末

成周功成治定故以司空居六卿之末

分禮樂

唐虞分禮樂為二官而合兵刑為一官

分兵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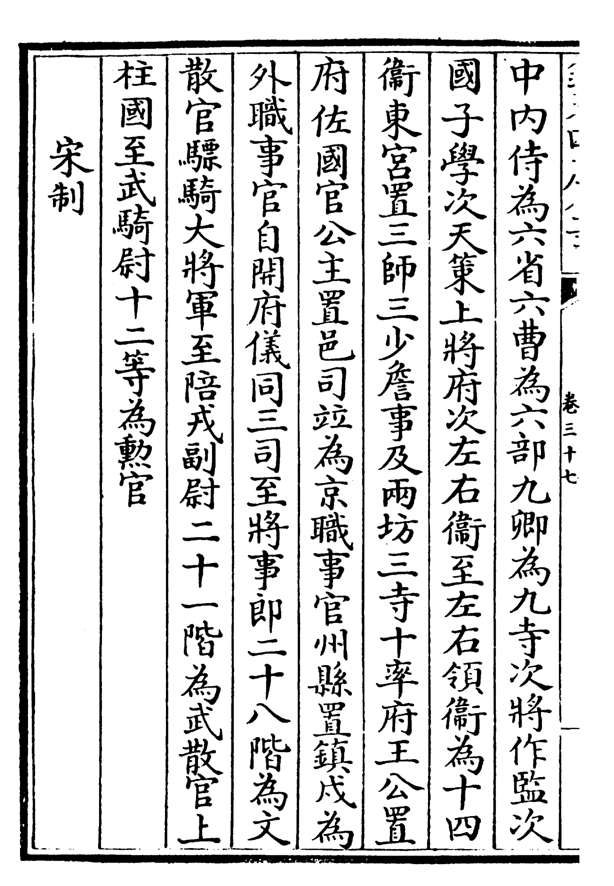
成周分兵刑為二官而合禮樂為一官

漢制

漢以大司馬至散騎為中朝官以丞相至六百石為外朝官太師太傅太保為上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至光武中興又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太常光祿衛尉太僕廷尉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卿

唐制

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門下中書秘書省殿



中内侍為六省六曹為六部九卿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東宫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竝為京職事官州縣置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事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二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勲官

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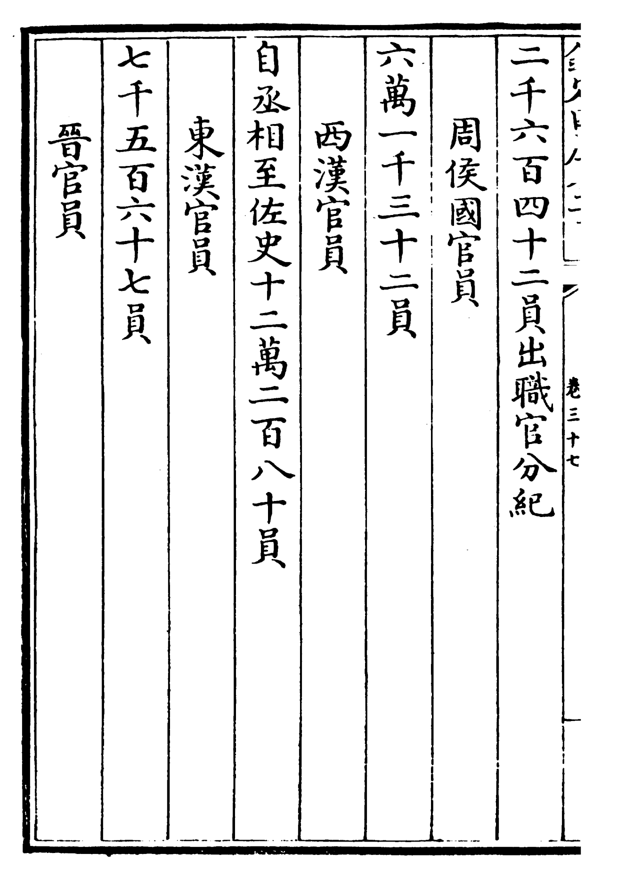
宋初以文臣知州事以常參官知縣事諸路置轉運總天下之利權諸州置通判統軍民之政事慮部吏之舞文也則審刑有院馬防考課之不嚴也則審官有院馬三公三司有其爵兩府兩制有其職六部與九寺竝建四省與三省竝設罷檢點而任樞密置二院而重御史其制亦云備矣然議者謂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員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致使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

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勲爵邑有無為輕重至元豐三年始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承旨張誠一領之凡舊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名寄祿格徽宗政和中蔡京率意自用更定官名以至走馬承受升擁使節黄官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政至此大壞

元制

蒙古主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内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禄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按蒙古至宋度宗咸淳七年始改國號曰元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周王畿官員



二千六百四十二員出職官分紀

周侯國官員

六萬一千三十二員

西漢官員

自丞相至佐史十二萬二百八十員

東漢官員

七千五百六十七員

晉官員

六千八百二十六員

隋官員

一萬二千五百六十七員

唐官員

內二千六百一十員外郡縣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五員

宋官員

景德中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又南豐集宋初以來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

班官又有殿前承旨班院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初三班官員止于三百至天禧中乃總四千三百熙寧中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員

輿衛

天子行幸則有車駕羽衛以從也

牙門

宋朝會要古者天子出行建大牙今制錯綵為神人象

中道前後各一左右道五門門二旗蓋取周制立旌表門及天子五門之制

鹵簿

炙轂子車駕行羽儀導護謂之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東漢胡廣作天子出行鹵鹵大楯也所以扞敵其部伍之次皆著之簿故云鹵簿然儀具五兵獨以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内故獨言鹵又五禮精義鹵大楯也以楯領一部之人故名鹵簿

法座

宋沈括筆談正衙法座以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隋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内臣馬上抱之曰駕頭法座正座也猶言法官法駕也

法駕

胡廣漢制度天子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及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

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史整車騎也按屬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

斑劒

宋會要斑劒本漢朝服帶劒也取五色斑闌之義開元禮儀纂漢制朝服帶劒晉代之以木謂之斑劒齊宋謂之象劒

儀刀

二儀實錄儀刀所以備威儀即衙刀也自東晉多虞遂以木代之以備威儀宋會要以銀飾之王公亦給又曰儀鍠鉞屬也秦漢有之唐用為儀杖古今注秦改鐵鉞作鍠

警蹕

漢梁孝王為竇太后少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稱蹕師古注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

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

鑾和

說文人君乘車駟馬鑣八鑾鈴聲象鸞鳥聲動則鑾鳴以應行節古今注五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謂之鑾郭璞曰鈴在軏曰鑾在軾曰和

勘箭

筆譚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契勘也其牡謂之雄牡箭牝謂之闕伏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之

爆稍

宋會要爆聲聲也一云象爆牛善鬬唐金吾將軍執之

今制如節加碧油

黄屋

見前馭夷賜越王書注

皂纛

六典後魏有纛頭宋有皂纛亦本後魏制也

雉尾扇

商高宗有雊雉之祥章服多用翟羽周王后夫人有雉羽扇漢乘輿用之宋孝武詔王侯郎扇不得用雉尾

虎皮軒

通典漢制以虎皮為軒宋會要漢前驅車也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之義

豹尾

通典漢制大駕出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唐貞觀後始加此車于鹵簿内

鶡翅

隋禮儀志輅虞氏謂之鸞車夏后謂之車輅商謂之大輅周謂之乘輅周人初制五輅金玉象革以飾諸末木無飾後漢加櫖文晉兩廂加鶡翅亦謂之鶡車

駕六馬

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史記曰秦幷天下自以水德故始駕六馬按夏書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御六馬則駕六之制夏后已然非自秦始皇起也

設五牛

通典東晉過江副車遺缺有事權以馬車代之建旗于上後制五色木牛立旗于背行則使人輿之牛取負重致遠而安旗取常纏而不舒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吴後所造以五牛建旗東設五牛青赤在左黄在中白黑在右周遷輿服雜事亦云晉平吴後造非過江時始為也

鸞旗

賈捐之傳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注云鸞旗編以羽毛列

鞶幢旁載以車上大駕出則陳于道而先行屬車相連
屬而陳于後也鑾旗一名雞翹

鳳輦

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

象車

西京雜記漢朝輿駕有象車鼓吹十三人引道晉輿服
志象車漢鹵簿最在前通典晉武帝太康中平吳南越
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使越人騎之大駕鹵簿行則試

橋梁宋朝象亦居先

鷺車

通典隋置白鷺車一名鼓吹車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鸞棲焉宋會要隋所置也柱杪刻木為鷺啣鵞毛筩

鳴鞭

周官條狼氏執鞭趨避之遺法也宋會要唐及五代皆有之

方繖

宋會要繖即古張帛避雨之遺制令有方繖大繖

記里車

古今注大章車所以記道里也起于西京亦曰記里車然黄帝内傳玄女為帝製司南車當其前記里車居其右則其制始自黄帝非西漢所作也七制觧天子車駕出行有黄門鼓車鼓車皆載鼓之車也鹵簿中有記里鼓車

瑞山車

董巴輿服志商瑞山車金根之色商人以為大輅秦始皇于是作金根車漢承秦制為乘輿孔子所謂乘殷輅是也然則金根之制蓋出于商人大輅之法又漢有耕根車上親耕所乘

行漏車

隋大業雜記大駕羽衛有行漏車鐘鼓車

明遠車

宋會要明遠車即古四望車也駕以牛乾德元年八月

改駕四馬通典齊有四望車亦曰皂輪車

進賢車

漢有五時安車各以方色宋會要進賢車古安車也

崇德車

宋會要崇德車本秦辟惡車也上有桃弧棘矢所以禳却不祥乾德元年改今名中載黄旗太卜令在車執旗

黄麾

古今注麾所以指麾也通典黄帝振兵設五旗五麾漢

鹵簿有前後黄麾

赤氅

宋會要氅本緝烏毛為之齊有青氅赤氅之制唐有六色孔雀大小鵞毛雞毛之制

步輦

隋制輦不施輪以人荷之注云人牽為輦秦始皇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為人君之乗

腰輿

通典唐有腰輿大駕先五輅而行

佽飛

秦有左弋漢武帝太初元年更為佽飛漢百官表少府官屬也呂氏春秋荆有茲非渡江兩蛟繞舟茲非拔劔斬之荆王仕以執圭後世以為勇力之官茲佽音相近今官名佽飛即此大駕鹵簿中備此以為儀衛

虞候

春秋時晉有侯正主斥堠又有原候候奄則虞候之名

始此齊晏子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乃山澤望候之官

又唐李靖兵法有左右虞候名同而職異矣

賞賜

天有雨露生育萬物聖人體之則有慶賞之典

賜禮樂

禮明堂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公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

以后稷

賜旂章

詩大雅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錫功

詩小雅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

賞德

禮樂記天子之爲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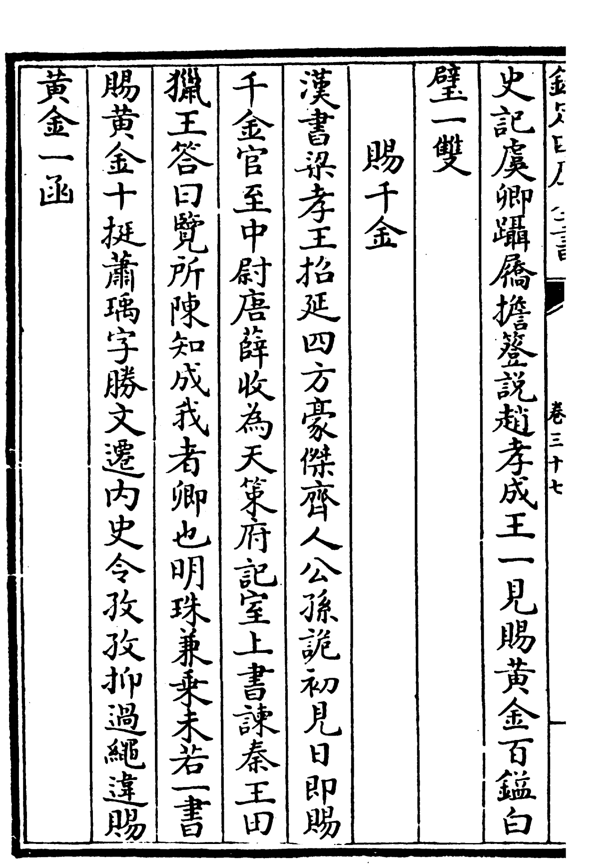
受北國

詩大雅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

啓南陽

左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賜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賜雙璧



史記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賜千金

漢書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初見日即賜千金官至中尉唐薛收為天策府記室上書諫秦王田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書賜黃金十挺蕭瑀字勝文遷內史令孜孜抑過繩違賜黃金一函

賞魏絳和戎

左襄十一年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辭公曰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賞子展入陳

左襄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産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後賞壺叔

史記晉文公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不及臣文公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補吾缺者此受下賞三賞之後且及子晉人聞之皆悅

復賞無知

漢高帝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

乃復賞魏無知又髙帝時羣臣爭功鄂千秋曰蕭何功第一曹參次之帝曰何雖有功待鄂君而後明乃封千秋為安平侯

銅山

漢文帝愛鄧通賞賜至多復賜蜀郡銅山得私鑄錢由是鄧氏錢滿天下

金穴

東漢郭況為大鴻臚賞賜金錢錦帛豐盛莫比京師號

曰金穴

賜珠璣

東漢鍾離意字子阿為尚書令時交趾太守坐贓詔以其資物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委地不拜曰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鄉惡其名也此誠贓穢物故不敢拜帝嘆之

賜粟帛

宋處士林逋不趨營利結廬于杭州之孤山真宗聞其

名賜以粟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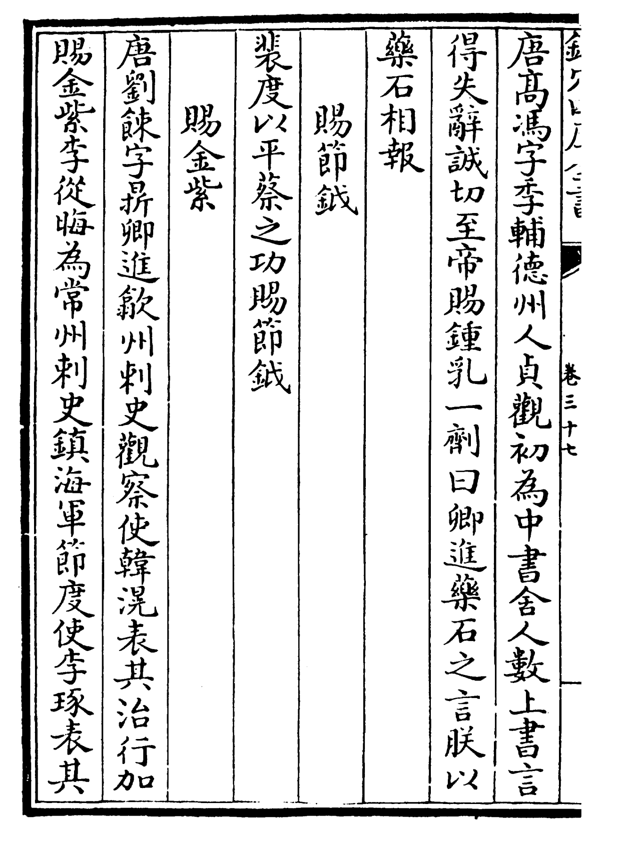
賜弓矢

宋太祖開寳中吳越王俶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又賜劔履上殿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

秬鬯一卣

左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獻楚俘于王賜秬鬯一卣注卣器也秬黑黍也鬯香酒所以降神也

鍾乳一劑



唐高馮字季輔德州人貞觀初為中書舍人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

賜節鉞

裴度以平蔡之功賜節鉞

賜金紫

唐劉餗字鼎卿進歙州刺史觀察使韓滉表其治行加賜金紫李從晦為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琢表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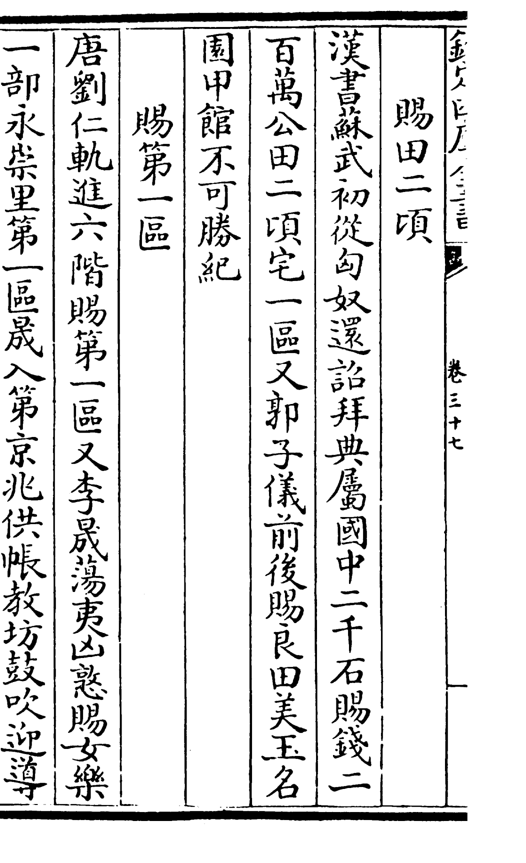
政賜金紫

賜憑几

魏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特以素屏風憑几賜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物

賜佩刀

唐太宗曰貞觀以前由武功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正朕違國家長利魏徵而已雖古名臣何以加因解佩刀以賜二人



賜田二頃

漢書蘇武初從匈奴還詔拜典屬國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又郭子儀前後賜良田美玉名園甲館不可勝紀

賜第一區

唐劉仁軌進六階賜第一區又李晟蕩夷凶慝賜女樂一部永崇里第一區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之又渾瑊由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河間王

孝恭討輔公祏生擒之江南平賜甲第一區女樂一部

紫絲履

西京雜記漢成帝好為蹴踘羣臣以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羣臣作彈棊以獻帝大悦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又漢馬魴為安帝所寵賜紫艾綬

白玉帶

唐李載義賊平之後詔同平章事賜白玉帶以示殊禮

大驪賜李忠

東漢世祖以所乘大驪賜李忠

良馬賜光顔

唐李光顔為行營節度使臨行賜珍器良馬又王君廓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十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

賜絹百匹

晉張華字茂先以平吳之計賜絹百匹唐屈突通以平

薛仁杲珍寶山積通獨無所取特賜綵千段太宗治洛陽宮張玄素上書極諫罷役賜綵二百匹倪若水諫捕鵁鶄鸂鶒手詔答曰言念忠讜深用慰喜賜帛四十段用答至言常何薦馬周帝以何知人賜帛三百匹

賜衣一稱

唐張行成侍宴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稱

貂裘

唐裴矩助城伊吾脇處羅入朝帝喜賜貂裘并西胡珍

器又宋太祖以紫貂裘帽賜王全斌

魚袋

唐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銀魚袋以防名命之詐出入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垂拱中刺史始佩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爲龜其後三品以上龜佩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佩金魚袋又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賞兼魚袋謂之章服故元稹謝表金章紫服老陋軀

賜清廟器

唐李珏作牛僧孺碑特賜清廟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製且宣曰以卿精忠用以貺别

賜内庫金

宋真宗祥符三年賻吕端第賜其家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以質于人帝出内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藩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别賜内庫金帛俾償之

金參銀米

唐同昌公主出降賜金麥銀米共數斛皆條枝國獻

玉帶錦袍

五代史洪肇傳唐主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洪肇洪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討者未有徧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

賜軍誡

宋太宗語樞密使王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令典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誡三篇亦可免于

面墻因取賜之

賜樂府

宋仁宗廢后郭氏居瑶華宫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焉内侍閻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范仲淹劾其罪竄之嶺南死于道

山堂肆考卷三十七